

方寸间刻春秋 朱白中藏乾坤

——访聊城篆刻家葛朝军



葛朝军的篆刻作品
“清欢”



葛朝军的篆刻作品
“只等闲”



葛朝军在刻章

文/图 本报记者 于新贵

三月初的一个下午,温暖的阳光照进高新区华山路附近的一处茶室,文人墨客在这里用水和墨营造出一方晴朗。葛朝军坐在茶室案几前,正侍弄着刚刚煮好的一壶红茶。

斟上茶,茶香氤氲而生。此时的葛朝军坐在记者对面,他甚至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聊起自己。看得出,低调的他,不太喜欢自我“推销”。

刀走朱白之间,经营方寸天地。在葛朝军手里,刀与石头朝夕相处,最终,石头有了生命和灵魂。

在葛朝军的锥凿下,诞生了石头上的传奇,但是,他却是低调的,在热闹的市井里,他更多的是沉默。

两次入展西泠印社篆刻大展后的葛朝军给自己定位仍然是“自娱自乐”。

与他对坐品茗之间,他近40年的艺术人生在升腾的茶香中徐徐展开。

喜欢 是最好老师

喜欢,莫名的喜欢,骨子里就喜欢,这是最好的老师,世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“喜欢”这位老师。

1985年,在吉林大学读书的葛朝军,去当地古籍书店闲逛。当葛朝军的目光触及书架上的一本印谱时,他立刻被吸引了。这本印谱,是他第一次与篆刻艺术邂逅,从此,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工作之后,葛朝军对篆刻艺术的钟爱再次萌动,在济南买来了《篆刻学》,就开始了长达七八年的自学。

虽说是自学,但葛朝军的眼界很高。他从临摹邓石如、邓散木的篆刻入手,孜孜以求。邓石如,清代篆刻家、书法家,是开宗立派的人物。邓散木则是近代篆刻家,当年印坛的“北齐南邓”,就是指北京的齐白石与江南的邓散木。邓石如和邓散木推陈出新、独具特色的篆刻风格给葛朝军的艺术人生扣上了第一粒扣子。

痴迷,有另一种意义,那就是执着,执着于篆刻的葛朝军收集起所有的时光碎片,并将它们串联起来,于是,刀与石在印床上相生相克,每一枚石头都诞生了新的灵魂和生命。

在篆刻这条路上,从来没有轻松者,痛苦与梦想同行。不经过坎坷荆棘,不经过辛勤耕耘,就难以看到日出和大海,也难以迎来春光与花开。

天趣 是最高境界

在真正的艺术王国里,没有一个满足的人。唯有不满足的人,才会在艺术王国里一路奔波。

葛朝军的艺术疆域从来都没有藩篱,他需要深邃,也需要广袤。

2007年,葛朝军与已有的窠臼告别,重新“开疆拓土”。他开始从中国篆刻网上学习篆刻。通过几年的学习,葛朝军对古玺颇感兴趣。古玺有铸有凿,游刃有余中形成了风格。也正是这次学习,令葛朝军耳目一新,他将授课老师邀请到聊城,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。

耽迷于兹,同道者芸芸。葛朝军与篆刻圈里的朋友不断切磋交流,刻印技艺日臻成熟。2017年,同道朋友建议他“转益多师”,拜北京陈正国为师。

“陈老师刻印的理念是天趣,讲究的是生发。”葛朝军对陈正国的教学印象深刻。正如一个孩子的脑袋里,对图形的认识全凭直觉,对美的直觉则是天性,将天性发挥出来,这些看似生拙的东西,反而充满天趣。

“由生到熟如登梯,由熟入生似登天”,葛朝军对“大巧若拙”的艺术境界有深刻的认识,也深知达到这种境界的艰难。

葛朝军说,他最喜欢陈正国老师的“徒手课”。所谓“徒手课”就是不打印稿,直接在石头上刻印。这种课程,考验的是一个艺术家“生发”的能力。线与线、局部与局部形成不同的空间关系,呈现出不同的风貌,这一切取决于艺术家的艺术修养。

几年间,在老师“徒手课”的耳濡目染下,葛朝军手中的刀多了几分从容,更添了几分性情。

生发 是艺术能力

天趣,是葛朝军在刻印中追求的最高境界。为了他心中的“天趣”,他付出了不可计数的心血和汗水。临摹古印的石头堆满家里的储藏室,见证了他追求梦想的日月星辰。

齐白石的两方印:“中国长沙湘潭人也”“大匠之门”,曾以“出其不意”震撼着葛朝军的内心,也洞开了葛朝军的视野。

葛朝军说,刻印也需要灵感,灵感来了,一气呵成,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收获。

葛朝军一如庖丁,在方寸之间,辗转腾挪,或切或削,或琢或磨,一番锥凿之后,石印、铜印便在双手中,带着扑面而来的生动气韵诞生。

清代篆刻大师吴昌硕曰:“有方劲而无圆转,近于犷悍。有圆转而失方劲,近于媚俗。学封泥贵在方劲而兼圆转……故用刀要拙,不拙则无高古雄深气韵,用锋宜锐,不锐则无峭拔英迈的风神”。葛朝军不仅向当代篆刻艺术家学习,还不断在古贤论书中寻求锥凿之法,深悟艺术内蕴。

任何一门艺术,最终决定艺术家高度的是学养。没有深厚的学养,永远不会登堂入室。葛朝军不是技法之徒,更不囿于自我,他涉猎甲骨、金文、楚简帛书、鸟篆虫书,精熟胸中。

学养犹如沃野,艺术才可以在生发中尽显天趣烂漫。葛朝军正是因为有了深厚的学养,他的治印才在熔古铸今中生发出盎然天趣。

与记者对饮一壶红茶,茶水由酽冽到清淡。清淡的滋味是茗茶最美的绽放。葛朝军端起一杯茶,任清风入室,那一刻,最动人。